

Brotherly Lov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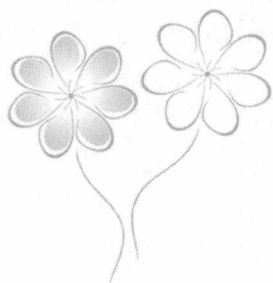
十八子墨作品



有一种爱情叫兄弟

BROTHERLY LOVE

十八子墨作品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一种爱情叫兄弟. 5 / 十八子墨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
文艺出版社, 2008. 8

ISBN 978-7-80755-400-4

I. 有… II. 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18287 号

有一种爱情叫兄弟. 5

作 者: 十八子墨

策 划: 张国岚

责任编辑: 张亚鹏

美术编辑: 美 慧

特约监制: 孟 伟 杨 俊

特约编辑: 罗 斐

封面设计: 荀 博

责任校对: 成 仁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
E-mail: hspul@163.com

印 刷: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457 千字

印 张: 20

版 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
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400-4

定 价: 26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- 第一章·我和他终于陌路 /001
- 第二章·一碗清水看到底 /012
- 第三章·他说他愿意这样 /025
- 第四章·持续蔓延的陌生 /039
- 第五章·男愁哭和女愁唱 /052
- 第六章·男人温柔太致命 /064
- 第七章·别让女人去选择 /076
- 第八章·不把青春献给你 /088
- 第九章·他的她下了黑手 /101
- 第十章·他对得起哪个了 /115
- 第十一章·我先给兄弟让路 /127
- 第十二章·有风有雪的日子 /140





第十三章·他是圣诞礼物吗 /153

第十四章·他说我能给得了 /167

第十五章·阿瑟小麦欧洲游 /181

第十六章·左手、方小刀陪床 /194

第十七章·他带小乖走天涯 /206

第十八章·他从深圳回来了 /220

第十九章·他的心思都了了 /233

第二十章·水深火热的暑假 /245

第二十一章·一块天然汉白玉 /257

第二十二章·他们孩子叫兔兔 /269

第二十三章·那么美好的感觉 /281

第二十四章·五朝别酒空行客 /296

第二十五章·那场青春的故事 /312



第一章.我和他终于陌路

我跟丁小飞学会了坚持,当然,不能否认其中有4暮的作用,但我真的不想承认自己做事情跟这个浑蛋有什么关系。书画展的结果出来之后,那张A4纸大小的作品《月光下的少女》,我坚持那张画应该是一等奖。我的坚持不是盲目的,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人物能被画得那么惟妙惟肖。当然了,很多大卷的水墨画也不错,但个人感觉,就是没有那幅《月光下的少女》让人心动。我另外还坚持书画展活动结束后,应该把获奖的作品集结成册,算是一种活动的纪念,做活动就是要有始有终,有机会的话,还要把这些获奖作品送到北京市或者全国类似的大赛上参赛。

我说这些话的时候,4暮饶有兴趣地看着我,学生会老师皱着眉头,表情不怎么痛快:十八,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讲条件了?还有,你是书画方面的专家吗?

我摇头:老师,我没有讲条件,既然宣传部是这项活动的主办,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始有终,应该让所有的获奖者有一个可以作为纪念的画册,我们有相机啊,拍照的就好,你不是说让我们宣传部放开手脚去做……

学生会老师眼神凛冽地打断我:你就是在跟我讲条件。

我被学生会老师的眼神盯得有些不自在,开始不知所措,丁小飞刚要开口,4暮咳嗽了一声:丁小飞,你去把那些书画作品都拿来,我们重新排下顺序。

丁小飞有些不情不愿地出去拿那些获奖作品,4暮看了下学生会老师,忽然摸着下巴诡异地笑:讲条件也是好事儿啊,十八现在能跟你讲条件,代表着将来你也可以跟她讲条件……

学生会老师盯着4暮,4暮也盯着学生会老师,好一会儿,学生会老师咳嗽了一下,看着我:你和丁小飞具体拿出来一个计划性的方案吧,可不可行,得看学校能不能批下来。

学生会老师转身出了学生会办公室,我有些疑惑地看着4暮:你什么意思啊?

4暮摸着下巴嘿嘿:你真够笨的,你以为学生和老师是什么关系啊?尤其是学生会的老师和学生会干部之间的关系,你以为是什么关系?

我有些茫然：那也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啊？

4暮嗤笑：你啊，果然是笨，那是潜在的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，老师也在押宝，说不定自己看准的某个学生将来就能有大用处，你要跟别人讲条件，你就得有讲条件的资本。这年头，谁和谁的关系靠得住？你和小淫的关系不也照样靠不住吗？我跟学生会老师说你和他讲条件是好事儿啊，至少表示你还有一定讲条件的能力，你将来要是混得不错，学生会老师要是找你办点什么事儿，你不会拒绝吧？最少也要念及学校里你跟人家讲过条件吧？

我恼火地瞪着4暮：什么跟什么啊？这根本不是讲条件，这些本来就是学生会要做的事儿……

4暮冷冷地打断我：好了，你再说下去就不是笨了，是傻，跟搞行政工作的老师混在一起，你以为能相处成什么样的关系？

4暮停顿了一下：包括你和朱檀的关系，都一样……

我怒气冲冲地瞪着4暮：不准你侮辱我和朱檀的关系，你是个浑蛋！

4暮阴险地看着我：随便你怎么说，就算我是浑蛋，至少拎得清谁和谁应该是什么关系，你活该受伤，就是因为你不懂得分清和别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！

我被4暮噎得不行，一时说不出话，4暮嗤笑：十八，你用不着这样看着我，不说别人，就说你和小淫，你俩从头至尾，你分清是什么关系了吗？要是真的分清了，你至于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

上公共写作课的时候，我还在想着4暮说出的那些肮脏的话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和朱檀的关系，包括我和小淫之前的关系，还有阿瑟、小麦，4暮这个浑蛋怎么可以这样讲话？他以为每个人都跟他似的？小诺和许小坏在我身边嘀嘀咕咕的不知道在说着什么。

许小坏着急地拍拍我：十八，今天都要上课了，怎么还不见左手和方小刀啊？平时他们来得也挺早的啊，这都要上课了……

我心不在焉地在教室里看了一圈，没看见左手和方小刀，小诺突然指指后门：哎，来了，在那儿呢。

我看见教室的后门，左手和方小刀走了进来，左手低着头，方小刀四处张望着。许小坏开始朝方小刀招手，方小刀看见了我们，正要往我们这边来，左手突然一把拽住方小刀，然后，左手就和方小刀坐到靠着教室门边的座位上，左手看都没看我们这边。

许小坏急了，开始小声地喊着方小刀和左手，方小刀朝我们这边看了好几次，最后

摇摇头。

许小坏恼火地嘟囔着：死胖子，就不会把左手拖过来啊？跑那儿坐着算什么？

小诺翻着眼睛：哟，这怎么了？以前坐得不是挺近乎的吗？你们谁得罪他们了？

课间休息的时候，许小坏就着急地拖着小诺跑到左手和方小刀坐着的位置，嘟嘟囔囔的不知道说着什么。我坐着没动，这些天发生的事儿让我感觉太过劳累，我想不明白太多事情，我头一次发现了自己的脑子不够用。

我听见许小坏喊我的声音，转头，看见许小坏朝我招手，示意我坐过去，左手冷淡地斜睨了我一眼，我有些不明白左手，觉得他实在有些怪怪的。我恼火地瞪了左手一眼，赌气不过去，我装作没有听见朝前面黑板看着，易名正侧着脸跟小丘说话，时不时地朝我的方向看着，眼神有些复杂。小丘半低着头，能看见她侧脸的表情，很开心。

数字呼机有一个坏处，就是你不知道到底谁呼的你，小淫呼了我三次，下课我回到宿舍回电话的时候，才知道是小淫呼的。电话里，两个人都谨慎地不说一句话，我能听见小淫的呼吸声，最后还是我先开了口。

我说：有事儿吗？

小淫说：有事儿，我真的有事儿找你，十八，我们找个时间谈谈好不好？我现在什么事儿都做不了。

我沉默了一下：那电话里说吧。

小淫有些发抖的声音，但很强硬：不能电话里说，我必须当面跟你说，这次，我做了很大的决定，我跟你说真的。

我有些想笑，但一点儿都没笑出来：小淫，你哪次的决定不是很大的？

小淫的语气有些生气：十八，你就瞧不起我吧，无所谓了，反正你一直都瞧不起我！

许小坏气势汹汹地推开宿舍门，尖细着声音，叉着腰指着我：十八，你给我说清楚！你和左手之间到底有什么事儿？为什么你俩都变得这么怪？一定有问题，说啊？

小诺拉开许小坏：你别逗了，十八被一个小淫搞得都蒙了，她跟左手能有什么关系啊？

我转了下身，对着话筒说：我挂了，有什么事儿以后再说。

小淫非常恼火的声音：你到底还是跟那个流氓一起混了是不是？他哪点比我好了？就算我不干净，他比我更不干净，反正来来去去的，你就是针对我……

许小坏一把拽过我：好啊，你肯定是跟左手说话，把电话给我，真是可恶啊……

许小坏抢过电话：喂，喂？左手你这个……

然后，许小坏愣愣地放下了电话：是小淫？

我不舒服地看着许小坏：那你以为是谁啊，左手？你还真是敢想，那个冰块，你要是喜欢，就去追啊，别老疑神疑鬼的好不好？我跟他能有什么关系？真是受不了你。

许小坏开始辩解：什么啊，本来你俩就不正常，平时都坐在一起，这会儿左手坐得远远的，你也坐得远远的，就是不坐到一起……

我没好气地瞪着许小坏：哎，说不定人家是在躲着你好不好？每天都跟八爪鱼似的，没事儿就想用你那双能推动世界的双手推动左手，换了是我，也躲着你。

许小坏愣愣地用手指头指着自已：你是说左手，躲着我？

小米宿舍的女孩，最先从我这预定插图画信封，当然了，我想这跟小米的游说有很大关系，我知道画插图画信封没有几个钱，但是我很想坚持，也算是自己的一个特长吧。然后就开始有人说我才华横溢了，这个词给我感觉有些亵渎，才华横溢都是形容志向高远的能人志士的，不像我，没事儿就会为点吃的弯腰。我说多少年之后我怎么开始有驼背的倾向了，估计跟那时经常弯腰有很大关系。

我和小米一起上楼的时候，正好碰见江若雨抱着一些装着 VCD 的箱子也上楼，我好心伸手帮忙，小米也跟着帮忙，江若雨却冷冷地甩开我和小米。小米讪讪地有些不知所措，拐过楼梯的时候，江若雨不小心被什么绊了一下，盒子里的碟哗啦啦的都掉了出来。

我把手里的信封塞给小米：小米，你先回去，一会儿我去找你。

小米表情有些委屈，拿着信封走了，我蹲在地上开始帮着江若雨捡掉出来的 VCD 光碟，江若雨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推开我递过去的手，嚷着：你得意了？有新生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你，你得意了是不是？

我小心地把 VCD 光碟装到旁边的箱子里，江若雨突然坐到走廊的水泥地面，开始哭：你现在有新的跟班了，你现在还答理谁啊你？

走廊里开始有过往的学生疑惑地看着我和江若雨，我有些着急地推推江若雨：哎，你别哭啊。

江若雨哽咽着：我怎么着你了？你都不理我！

(B)

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了，我隐隐约约发现左手好像有意无意地躲着我，有时候明明看见了，左手就会装着看不见我似的飞快地躲得远远的。而且上课的时候，左手和方

小刀也不再往许小坏和小诺身边凑，这让我非常不理解。许小坏每堂课都要拽着小诺凑到左手和方小刀身边，许小坏每次叫我的时候，我也会装着没有看见，坚决不凑过去，最后搞成的局面，就是我被孤零零地扔在一边，独自一个人上课，许小坏、小诺和左手、方小刀凑在一起上课。而且，许小坏长了心眼，每次都会在快要上课的时候，才拖着小诺进来，这样，就能找到左手和方小刀坐着的地方。易名依旧每天和小丘一起上课。

为了避免尴尬，我会早几分钟进教室，坐到教室的最前排，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时不时地画点插图，记记笔记，茫然地看着老师机械地在黑板上写着东西，那一刻我真的有了孤立感。我会觉得孤单，也会感觉到委屈，想想自己认识的那些人，朋友不朋友、兄弟不兄弟的，相处到最后，竟然都陷入到两难的境地了，终归还是剩下我一个，变得越来越寂寞。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？

上午上完两节课，我一个人夹着教科书，无精打采地先出了教室，下楼的时候，撞见了给别的班级上课的朱檀，朱檀一手的粉笔灰，叫住我：十八。

我哦了一声，往朱檀的身边走了过去：朱老师。

朱檀皱着眉头看着我：你怎么了？怎么没精打采的？

我摇头：可能是因为快到冬天的原因吧，感觉有些困，不是说春困秋乏夏打盹，睡不醒的冬三月吗？

朱檀拍拍手上的粉笔灰，笑：得了吧，你这么一说，一年四季哪还有不想睡的时候，晚上去我那儿吃饭吧，我买了海鲜，也不会做，咱俩想办法把那些东西干掉吧。你会做吧？不会做也没关系，反正做熟了谁都会，就是虾和螃蟹，还有两条鱼，要不咱们一锅烩吧，放到一起煮……

朱檀这么说的时，我吓了一跳：这，这是什么做法啊……

朱檀突然朝我身后摆手：哎，左手，小刀，下课了？

我半低着头，左手和方小刀慢慢地走了过来，一起说：朱老师好。

朱檀笑：哟，好久都没见了，得了，晚上一起吃饭吧，家里买的海鲜太多了，统统把它们消灭，要是就指望我和十八吃，撑死都吃不完，左手小朋友，你负责买酒哦。

我几乎和左手同时说出口：朱老师，我晚上没时间。

朱檀看看我，又看看左手：十八，你晚上有什么事儿？左手，你呢？

我支支吾吾地有些说不出来，左手低着头也没有说话，朱檀恍然大悟：噢，你俩是不是闹矛盾了？

方小刀跟着插嘴：是啊是啊，老师，他俩之间真的有点儿小误会，都好几天互相不搭理了……

左手转脸瞪了方小刀一眼，方小刀赶紧闭嘴，朱檀看看手表：好了好了，闹什么矛盾啊，我还有两节课，你们晚上都来我家，谁要是不来，谁就请我去海鲜大酒楼吃饭，听见没？

左手答应了一声，转身和方小刀下楼了，我靠在楼梯上掰着手指头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小淫这两天疯狂地呼我，我的呼机电池该换了，发出不正常的声音。我没有回，因为我觉得不管我说什么，或者小淫说什么，我们之间永远没有可以解决的方法——不是小淫在不停地解释不停地说，就是我要不停地解释不停地说，可是两个人之间的好多东西，都已经被小淫生生切断了。我怎么都无法让自己忘记元风结婚那天晚上，小淫在小麦的隔壁叫嚣似的声音，还有小淫和那个女孩赤裸相见的场景，小淫总是说他有话跟我说，事情已然到了这种地步，我们还能做什么？

晚上去到朱檀家，是方小刀给我开的门，左手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表情很冷淡。客厅放着一箱啤酒，我估计是左手买来的，朱檀正在给她老公打电话，朱檀对着电话说：你还回来吃饭吗？当然是我做饭啊！做海鲜呢，买了好多，你又不回来？哎，你怎么回事儿？为什么每次我一做饭，你就去孩子奶奶家吃，我做得不好吗？好啊，你不回来吃，我们把海鲜都吃了，哼，给你留螃蟹壳。

朱檀放下电话：朝我笑，哈哈，我们可以开始动手做了，好多海鲜呢，螃蟹、虾，还有皮皮虾，还有两条活鱼呢。

朱檀歪着脑袋停顿了一下，忽然就开始拍手：嗯，我想好了，我负责去楼下的餐厅买凉拌菜，海鲜你们俩负责做，就这么定了，我去买凉拌菜了。

说完，朱檀一溜烟腾腾地转身下楼了，扔下我和左手、方小刀呆呆地立在客厅。我们互相看了看，哪有这样的？不过想想也是，朱檀的厨艺实在不敢恭维，难怪她老公一听说她做饭，怎么都不回来吃，宁肯跑去小孩奶奶家混饭吃。我看左手没有要答理我的样子，我转身进了厨房，想着怎么把那些海鲜给弄熟了。

方小刀搬着啤酒进了厨房，看了我一眼：你，会做吗？

我鼓着气，小心地用手扒拉着还活着的螃蟹和虾：想办法呗，总不能生吃吧。

左手慢慢地进了厨房，语气冷淡：哎，你不会做就不要逞强。

我没有答理左手，开始用自来水冲洗活蹦乱跳的虾，螃蟹发出吱啦吱啦的声音，只有皮皮虾很安静，冰箱旁边的水盆里还来回地游着两条胖胖的鱼。我的头有些大，这些东西究竟要怎么吃啊？尤其是活鱼，难不成真的要放到锅里煮？鱼要怎么杀？

我摸着头呆呆地看着这些东西，要是小淫在就好了，小淫一定知道怎么做这些东西

西，小淫会把这些东西分门别类做好，知道哪样东西怎么做，都放什么调料。水盆里的鱼突然有一条跳了出来，在厨房的地面上蹦跶，吓了我一跳。我开始抓那条蹦出来的鱼，鱼很滑，左手也开始跟我一起抓，两个人好容易才把那条鱼抓住，搞得一身的水。

我求助似的看着左手：你会杀鱼吗？

左手皱着眉头：有什么难的？直接把脑袋剁了不就行了吗？你放手，我来。

方小刀点头：就是啊，直接拿刀剁了不就结了。

方小刀把扑腾的活鱼头尾按在案板上，鱼的身体不停地扑腾，左手抓起菜刀比画了几下，然后一咬牙，使劲一剁，鱼的脑袋和鱼的身体分了家，但身体还是不停地剧烈地蹦跶着，脑袋也跟着蹦。左手也有些慌了，愣愣地看着我：这样，还能活着？不是死了吗？

方小刀随手抓起一个锅，把不停蹦跶着的鱼身和鱼头统统放到锅里，用盖子一盖，我能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左手无措地拿着菜刀，讪讪地看着我：过一会儿，应该自己就会死了吧？

我忍着笑，低头收拾洗着螃蟹和虾，方小刀拍着脑袋：十八，我们把螃蟹、皮皮虾还有虾都一起煮了吧，反正都是海鲜，再说了，平时这些东西不都是在海里生活的吗？说不定还是亲戚呢？

说着方小刀把螃蟹放在锅的最底层，虾放在中间，皮皮虾放在最上面，然后还像模像样切了几段葱还有姜片什么的，因为螃蟹和虾都是活着的，所以螃蟹和虾在锅底也打了起来，哗啦哗啦响着。我把燃气打着，一锅螃蟹虾还有皮皮虾就这么做上了，那边的铁锅里，还能听见鱼时不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。

方小刀转头奇怪地看着我：咦？十八，我发现你们女的怎么稍微有点才什么的，就顾头不顾腚了？

我恼火地瞪着方小刀：你说的都是什么啊？

方小刀瞪大眼睛：你自己看啊，朱檀有才吧，学校里公认的才女，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她老公听说是她做饭，都不敢回来吃了，刚刚你看朱檀的表现，说是去买凉拌菜，其实就是不想做这些东西。女人天生的职业就是做饭，你们怎么把本职工作忘了？你也是，你说说你都会做什么？你看看人家苏东坡，除了写诗写词写文章的，还会写菜谱，东坡菜是一绝吧，女人啊，会点儿东西就忘了本，十八，没事儿，你也学学人家苏东坡啊，那才叫真的有才……

左手靠着厨房的墙，点了支烟，闷闷地看着我：十八。

我倔犟地把头转向别处，哼：你跟我还能有什么话说啊？你和方小刀早就不理我了。

左手语气淡淡的：我没有不理你。

我转头盯着左手：你还狡辩？

方小刀抄着手嘿嘿笑：十八，左手真没有不理你，他是怕跟你走得太近了，刹不住闸，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……

左手皱着眉头瞪方小刀：你有病啊你？

方小刀朝我吐了下舌头：得，我有病，我有病行了吧，哎，鱼好像不蹦了，我们做吧。

朱檀兴冲冲地拎着凉拌菜回来，进了厨房就开始夸赞我们的手艺，说是闻着煮的螃蟹味道跟饭店里的一样。方小刀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我很想笑，这也算是会做东西？等打开锅的时候，螃蟹和虾大战到一起，蟹钳和虾须子早就缠绕在一起了，难分难解的。

左手开始回想在餐厅吃过的什么清蒸鱼，把那条临下油锅还在颤颤巍巍发抖的鱼给清蒸了，不过后来吃着的味道实在不怎么样，左手自己都不想吃，四个人喝着啤酒，吃着凉拌菜，还有乱七八糟煮着的海鲜，真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场景。

朱檀疑惑地看着方小刀：这个活鱼要怎么杀啊？

方小刀非常利索地用手比画了一下：就这样啊，直接用刀把鱼脑袋剁下来就行了，记得下刀要快，要使劲，别让鱼太痛苦了，剁完了之后，找一个锅或者盆什么的，把鱼头和鱼身装到里面，放一会儿，等鱼不动弹了，就可以做了，如果两个人配合的话，杀得会更快些……

朱檀朝方小刀竖起大拇指：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我就说其实挺简单啊，我家人还都不相信——嗯，这条鱼等他们回来我杀给他们吃，真是的，不就是杀条鱼吗？嗯，下刀要快要使劲……

朱檀嘟嘟囔囔的，还用手比画了两下，我一直很怀疑方小刀的杀鱼方法，但又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。正想问方小刀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叼着一只螃蟹腿跑去回呼，电话通了，是小淫。

小淫的声音很疲惫：十八，现在我想要找你，真的好难啊，自习室、宿舍楼你都不在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已经跑了好几圈了。

(C)

我放低声音：我没去哪儿，在外面呢，你找我有事儿吗？

小淫粗重的呼吸：没有事儿我能这么找你吗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

左手转头看着我，朱檀开始咯咯笑：十八，是谁啊，让他过来，反正这么多东西，你和

左手还有小刀的战斗力也不怎么样，人多了热闹……

小淫好像冷笑了一下：又是左手，十八，你就算想打击我，你找个好点儿的人不行，你跟那种差劲的人在一起算什么啊？他比我强多少啊！

我小心地捂着话筒：有什么事儿你就在电话里说吧，不要乱说话，跟别人没有关系。

小淫缓和了一下语气：十八，我不能在电话里说，我要当面跟你说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等你。

我尽量冷淡：你别等我了，我不一定什么时候回去，有什么话以后说吧，我挂了。

我硬着心肠放下电话，心里有些空荡荡的，这个家伙，为什么总招惹我呢？彼此忘了不好吗？为什么不拿出他当初做决定的那种勇气呢？没有彻底断绝的勇气，却有着纠缠的勇气，是吗？

朱檀咯咯咯地朝我笑：又是之前那个小朋友吗？

左手的手指头轻轻地敲着餐桌，我低着头，没有说话。

朱檀摇晃着手里的皮皮虾，笑：你俩不会是都来真的吧？

回学校的时候，夜已经深了，浓浓的凉意让我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。夜深酒冷，喝过的啤酒这时像是冰镇了一样在胃里反复翻滚着，方小刀喝多了，哆哆嗦嗦地而且啰啰唆唆不停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，左手低着头不说话。

方小刀胖胖的手指头愣是不停地变幻着兰花指的姿势，捏着嗓子唱：树上的鸟……

左手皱着眉头，冷冷地打断方小刀：你丫闭嘴，大半夜的，哪儿来的鸟？

方小刀翻着白眼，打着酒隔：我，我自己，我自己养鸟行了吧，嗝……

我忍着笑，左手点了支烟，打火机在夜里闪现的光让我想到了温暖，左手看了我一眼：冷吗？

我摇头，左手踢着脚下的石头，我刚想说话，从旁边的餐厅里走出几个女生，方小刀看了那几个女生一会儿，突然直接就冲了过去：姑娘儿们，我来了，嗝……

那几个女生开始唧唧喳喳地叫着笑着往学校方向跑，还有女生喊：胖子，你欠揍啊。我吓了一跳，想冲上去拽方小刀，左手拦住我：别管他，那些都是我们班的女生。

方小刀追着几个女生跑远了，我看着左手，突然感觉有些尴尬，有点儿没话找话：我觉得方小刀说的那个杀鱼的方法啊，总觉得好像不是那样，以前……

左手吹了下手里的烟，冷淡地打断我：以前小淫教过你杀鱼，是不是？

我摇头：没有。

左手掰了下手指头，手指头在夜里发出清脆的声音：你和小淫，现在到底什么关系？

我感觉有些凉，吸了吸鼻子，没有说话。左手嗤笑：小淫拖拖拉拉的，你也变得这样，真不像你，至少不像我之前认识的你。

我茫然地看着左手：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要拿把刀劈了小淫吗？他总是晃悠悠地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又能怎么办？我已经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想他了，也不去找他了，看见他，我也躲着走了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做？

左手嗤笑了一下，有点儿自言自语：小淫，也真够磨叽的，真烦。

告别了左手，我有些无聊，一个人慢慢腾腾地走向女生宿舍楼。看了看手表，大概还有十几分钟女生楼就熄灯锁门了，我突然有些羡慕朱檀，羡慕她那种简单的生活——朱檀总能咯咯地笑，虽然朱檀做不好饭菜，但是她老公和她之间的那种有些情趣的感觉，还是让我羡慕得不行，我想起朱檀对着他威胁似的说：好啊，你不回来，哼，我给你留螃蟹壳。我有些想笑。

一直走到女生楼门口，我都没看见小淫，因为小淫在女生宿舍楼旁边的墙边蹲着，所以我没有看见，我踏上女生楼门口台阶的时候，我听到了小淫低沉嘶哑的声音：十八。

我站住，看见小淫慢慢地站起来，不停地用手拍着腿，脸上有着难受的表情。我看见小淫脚下一堆的烟头，小淫慢慢地朝我走过来，中间还踉跄了一下，一条腿软了一下，估计是麻了。我心里跟着有些难过，小淫以前不是这样的。

我别过眼神：都说了让你别等我了，你跑来干什么啊？有什么事情电话里不能说的。

小淫愣愣地看着我，轻轻咳了两下，声音有些异样：十八，我等了你两个小时，抽了两盒烟，因为你还没有回来，我又跑去买了一盒烟。

我的声音变得没有底气：你干什么等我啊？我都说了你不要等我了。

小淫抿了干涩的嘴唇，压低声音：如果等你管用的话，我不介意。

我低着头不说话，小淫好像又往我身边走了两步，我听得见小淫呼吸的声音，小淫说：十八，我真的有话跟你说。

我看了下手表：什么事儿，说吧，快要锁门了。

小淫看我的表情好像作了重大决定似的，可是现在，不管小淫做什么决定，都不及之前在综合楼楼顶跟我说的那番话，还有元风结婚那晚小淫做的决定还能让我更加震颤。现在，我的情也许没有死，心还是会为小淫悸动，可是，我的人，我整个人，都已经沉底了，沉在心不能如止水的挣扎里，我已经沉底了。

小淫盯着我：十八，这些天我一点儿都不能集中精力做事儿，平时我心慌的时候，我都会看计算机的专业书，看着看着我就会把不开心的事儿给忘了，可是现在，我真的什

么书都看不进去，我老是在想你，会想你在做什么，所以我整夜整夜睡不着，我……

我生硬地打断小淫：我知道，你说过的，你是正常的成年人，睡不着很正常啊，所以我鼓励你去找女朋友啊，阿瑟也这么说……

小淫皱着眉头盯着我：你就是这样想我的吗？我有这么不堪吗？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？

我也冷冷地盯着小淫：我倒没有把你想得怎么不堪，不过元风结婚的那天晚上，你让我见识了你的光明磊落，所以我啊，知道了一个事实，小淫，那天，你真男人。

小淫转过头：能不能不提那件事儿。

我冷冷地摇头：不能，那个场景我真是不舍得忘，从开始睡觉，你们一直叫到天亮，小淫，你想不到的，你每叫一声，我的脑袋，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就像是细细长长的针，使劲扎进了我的脑袋。我怎么都忘不了，我也说真的，现在你是想让我把这些细细长长的针拔出来吗？你觉得我拔得出来吗？

我感觉我的声音又开始发抖，真是没出息，每次一生气，我就冷静不下来。

小淫的情绪也开始激动：我不是已经说我错了吗？我真的错了，十八，你别这么揪着我好不好？

我转身准备进女生楼：有的错可以回头，有的就不行，我没那么神圣，但我也不能让别人反复用了好多遍的剩，你回去吧，以后没事儿你就别找我了，你早就说过的，我们已经散伙了，我们现在这么老是不清不白的，都不好看。

小淫恼火地瞪着我：你是不是觉得我耽误你了？你不好找别的男生，是不是？

我没答理小淫，往女生楼里走，小淫突然提高了声音：十八，你给我站住！

我回头，不解地看着小淫：又怎么了？

小淫喘着粗气：好，好啊！十八，我知道你介意我，你恶心我是吧？那好，我找过多少个女朋友，你就去找多少个男朋友啊，等你觉得够本了，我再来找你，这样行了吧？

我像是看陌生人似的看着小淫，小淫瞪着我，开始朝我嚷着：你去找啊，这次我什么都不管不问，你随便怎么样都好，这样你满意了吧？

身边开始有晚回来的女生诧异地看着我和小淫，我感觉自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小淫这个话说出来，我甚至很想放声大哭，我愣了好久，看着小淫：小淫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

小淫的胸膛一起一伏的，咬着嘴唇看了我一会儿，朝我喊：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我再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了！

我朝小淫冷笑：那你就要我这样做是吗？我有这么不堪吗？

楼道阿姨拎着钥匙走出来：锁门了——锁门了。

小淫愤愤地看着我：那你说啊，你说怎么办啊？

楼道阿姨皱着眉头：吵吵什么，大半夜的，你们明天再说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快点儿进来。

我冷冰冰地盯着小淫：小淫，我告诉你，我做不来那么下贱的事情，你找别人去。

小淫沙哑着声音：十八，我现在，我真的没有再找过别人的，我们到底要怎么办才好？

我转身进了女生楼，楼道阿姨开始在里面锁门，嘟嘟囔囔的：小小年纪的，要死要活的，真是受不了你们年轻人，大半夜的吵吵什么啊？真是吃饭饭撑的没事儿干了，上去睡觉！

锁了门，阿姨随手关了走廊中的大灯，我看向大门外，小淫挠着头慢慢地蹲在地上，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真的感觉到了自己的委屈，小淫把他的宽容放到了男人的最底线，但是也把我的尊严放到了最底线，这真的不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我和小淫就这么慢慢地真的走到了绝路上，原来一味想着如何去解决问题，反而把所有的路都给葬送了。

我本来就没有路可走了，却又被逼上了绝路，小淫的底线把我和他都给葬送了。我用手捂着嘴，感觉自己的眼泪在顺着眼角慢慢地流淌着。女生楼外面，小淫狠狠地把手里的什么东西摔在地上，慢慢地站起身，朝男生楼走去。

楼道阿姨开始调试着手里的手电筒，小声地说着：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，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，我们那会儿，爹妈给找个介绍人，见上那么两三次，看着人老实能过日子，就成，这不也是几十年地过着吗？我现在孩子都二十多岁了，日子还不是一样，哪来那么多弯弯绕？

我吸了吸鼻子，楼道阿姨拎着手电开始在走廊里溜达：熄灯睡觉，不准点蜡烛……



第二章 一碗清水看到底

我转身，慢慢腾腾地顺着楼梯往楼上走着，走过2楼的时候，我听见有人哧溜哧溜吃着泡面的声音，这个声音真的有些迷人，我很没出息地转头看了一下，有些想苦笑。在